

丹东作家丛书

路地 主编

飘香的记忆

郭传义
郭霞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飘 香 的 记 忆

郭 传 义 著
郭 霞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丹东作家丛书 (18 册)

路 地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丹东市委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1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0
印数: 1—5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责任校对: 洛 帛
封面设计: 白 友 版式设计: 文忠实

ISBN 7—80527—900—4/I·185

定价: 126.00 元

《丹东作家丛书》序言

路 地

有山也有水，有江也有海，乃丝绸鱼米之乡，丹东人杰地灵。新时期以来，由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丹东大地出现了一次文学的崛起。于是作家队伍梯次成长，于是走向全省及全国，于是几次获全国大奖。评论家李作祥欣喜地誉之为“一派生机、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

文学风景，是人工营造。文学崛起，则是顺应规律的结果。我国的文学工作，举步维艰。1956年文艺的春天刚刚降临，1957年则来个“反右”，从此文学即在“左”的路线下踟蹰，以至导致“四人帮”舞弄“假大空”精神枷锁，长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文坛萧条，亟待复苏。必应从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诸方面进行综合思索，从而寻出确当的突破口，由此循序渐进，庶几使文学走上符合规律的道路。丹东文学的崛起，大致如此。当其时，胆识是需要的。

文学需要才华，而才华是需要发现的，需要进行大面积的

悉心的“探矿”，于是各种读书会、笔会是不可少的。才华又是需要点燃的，点燃了才可施放其艺术热能。点燃，则需针对“这一个”——举火。路子对则人才出。事实证明，丹东是不乏有才华的作家的。

文学需要素养。文品缺乏素养，必内涵匮乏，所谓作家“非学者化”，此之谓也。人品缺乏素养，必延及文品之低下，所谓“文如其人”是也。若提高作家素养，必投身实践以磨炼，必坚持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读一生一世的书，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营养自己，充实自己。大环境（小环境亦然）则应营造浓浓的艺术氛围，使作家浸泡其中，久之必得潜移默化之功。此乃丹东作家的成才之路。

可见，文学人才需要培养。要者，一需要水准，以己之“昏昏”难以使人“昭昭”；二需要事业心，不甘心当蜡烛何以照亮他人。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作家需要读中国书。中国古文化是一幢宝库，曾出现六经巨著，出现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出现世人瞩目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如今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也在认真学习中国古文化，以佐治国之道。作为中国作家，面对古文化宝库，只要潜心学习，诚心对话，必遇柳暗花明之境。中国古代文学，乃世界文学之金字塔。中国作家若不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必为无本之木。唐诗是光辉四射的瑰宝，如不学习唐诗，何谈中国诗人。

中国文学需要中国“主义”。即需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才能使中国读者爱读。当然，文学需要随时而嬗变，学习和借

借鉴外国文学的优长是必要的。如要将外国的某种“主义”移栽于中国土地，并妄图成为中国文学之主流，是永难实现的。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

文学之要义是在发掘人生的富矿，因此文学需要勤奋。必须苦读、苦练、苦思、苦写。粗俗与文学无缘。高雅与文学相伴。“玩文学”是没有出息的。

文学的崛起，如同浪潮，它需要推波助澜。否则就会出现平潮或低潮。尤其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学已见贬值，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向前推进。时代在检验着每一位文学工作者之使命感。人们理应小心从事，以免弄皱这一帧弥足珍视的丹东文学风景。

然而，文学毕竟是人类冠冕上的一颗明珠，必将辉映着人类的生命流程，永不熄灭。

上面说了这些话，并不是无目的的。原想比照着中国古今名作家为榜样，寻觅出几条我们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可行之路。初衷是不错的。唯恐“庸医”开列了畸轻畸重的药方，“害人”倒不至于，效力不济是可能的。望慎服。

由于偶然的¹机会，承担了这套丛书的主编工作。本丛书共收入近二十位作家的作品，自属丹东文学实绩的部分展现。其中有老文友，也有新文友。老文友们，应说已探及了文学的奥妙，深知若疏离了文学，人类社会将何等苍凉，一己人生将何等寂寞。因此多少年追随文学之神的脚步走，安贫乐道，令人肃然起敬。新文友们，手执犁锄在默默耕耘文学沃土，如今也已结出果实。不夸张地说：有的已显示了熠熠才华，直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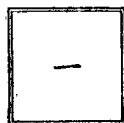
生体验的层面运思、走笔，起点自有高度。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年份里，必是杜鹃七彩争艳，银杏压满枝头。作为文学老者，愿说一句：我爱你们，也敬你们。让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携手共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光发热。

自感才力不逮，编得匆忙，又巨细集于一身，丛书缺憾处着实难免，望诸文友批评，谅之。

1996年9月20日

廉洁进行曲

——献给鲍江兮的歌



凤城满族自治县城里的翰墨胡同 72 号，是一座 21 平方米的小房。如果按年龄计算，它也该 30 出头了，破旧、低矮、潮湿……这就是鲍江兮两年前的家。鲍江兮是谁？他是中国农业银行凤城满族自治县支行行长兼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过去 10 年获得的众多的荣誉如星辰，单讲 1989 年他就获得两项令人瞩目的荣誉：一是凤城县委评选廉洁奉公十佳他名列前茅；二是《金融时报》公布的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他榜上有名。这两项“桂冠”使他有幸加入了丹东市廉政事迹报告团，为江城和省行党员干部做报告。他做的 10 多场报告场场使人感动，催人泪下。他用自己的一腔激情奏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之歌的最强音。正是在这座小房里，他领着全家老少四辈六口人一住就是 20 个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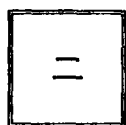
1979 年，是老鲍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彻底纠正了。犹如暴风雨过后，晴天出太阳，家庭的沉闷空气一扫而空，行里的层层阴云散去了。行里的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并征得全体职工的同意，给老鲍调个

3居室的新房。老鲍感谢党，感谢同志们，可就是不搬家。他把房子让给两个青年职工了。1982年，老鲍已经入党并担任了副行长。这年，行里又盖了一栋家属楼，可以解决32户职工的住房。这楼有暖气、自来水是当时县城里条件很优越的住宅了。邻居们说：“老鲍这下可熬到头了。”职工也说：“老鲍分房我举双手赞成！”老娘喜，老伴笑，子女乐……鲍家沉浸在欢快之中。可是，为这事老鲍却几夜合不上眼。他常常从炕上坐起来，遥望夜空月亮……这次分房只要写个申请全行就能通过，可行里还有无房职工呀！他心里也清楚，如果这次再让房，家庭这关是很难过的。他披衣下炕，举头望中天，天空一轮明月那么明亮，令人为之凉爽。他想起了青春的年华身处逆境，同志们关心照顾自己的一幕幕；想起了自己胃、胸三次大手术，党组织送来温暖的情景……他想起了一句名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很看重那段时光，看重那份情谊，看重那份爱心，他不能背叛。

第二天一上班，老鲍就向分房委员会明确表态：坚决不住新房——再等下班车。然而，家里却“炸了庙，开了锅”。全家人组成“统一战线”向老鲍宣战。子女说：“我们要住新房！”老伴说：“我要找行长！”老娘说：“我跟你从江南闯关东，20多年还住这么个小房，你是想逼我住街头吗？”其他人可以说明，可老鲍对老娘的话却不能轻易反驳。老娘靠自己受了许多苦，在自己“戴帽”改造的年月里，老娘为自己流尽了眼泪……现在，老娘80多岁了，再也不能让她操心。应该让她欢乐，让她无忧，让她生命之树常绿。但他是一个党员干部，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绝不能让“孝心”动摇了党性。老鲍越想越激动，他怀着一腔希望坐在老

娘面前：叙母子情，谈党恩情，说同志情。老娘由怨转悲，由悲转喜。讲到第二个晚上，老娘拍着老鲍的肩膀说：“娘老了，脑瓜不灵了，说话走板了。你是个孝子，分房的事就照你说的办吧。”这就是一个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老娘的形象；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母亲的胸怀。就这样，21平方米的小房又陪伴老鲍全家度过了4个春秋。

日历翻开1986年，省分行拨专款3万多元要在县城为老鲍购买1套3居室的商品房。此时，行里正建家属楼，由于资金不足，影响了工程进度。老鲍没买商品房，而是把3万多元投进建家属楼的工程里。直到1988年10月，家属楼全部竣工，无房职工都解决了住房，老鲍全家才高高兴兴地搬进去——告别了居住了20多年的翰墨胡同72号。



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金融事业的昌盛。于是，银行成了热点，成了颇具魅力的磁场，吸引着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和激动不安的心。人们要把自己的子女终身寄托在银行这块宝地。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子女往银行里调一推一挤。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更是给老鲍打电话、写条子。老鲍坚决把住质量关，不论是谁的关系，不胜任的决不收。然而，1983年前后，农行刚刚恢复，许多职工子女接班，却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县行一下子涌进了200多兵“娃娃兵”。老鲍主意正，决不让自己的子女赶这个潮流。

老鲍的大女儿原来是凤城满族自治县自来水公司的大集体工人。每当老鲍看到女儿瘦弱的身影，蜡黄的面孔时，他心里就涌起一阵酸楚。大女儿是跟着自己从坎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在那“极左”的年月里，大女儿升学不能，入党不

行，招工不成，在那个偏僻的山沟里一熬就是7年。每当想起这些，老鲍就觉得对不住女儿。如今，雨后天晴，她应该给女儿一点安慰了。有些好心人说：“你不能把女儿往银行里调调吗？等你退休后再调就晚了三秋了。”可老鲍想，农行才恢复不久，县行职工人数却由200人猛增到900人。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业务素质差，不适应银行工作。既然形成了这种局面，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通过短期培训，岗位练兵等形式把他们锤炼好。这大门再不能随意敞开了。

大女儿患有心脏病，当奶奶、当妈妈的成天心里象揣只兔子，提心吊胆。就连大女儿的工友也说：“你有病干不了重活，就不能让你爸爸给挪动挪动，进银行坐坐椅子？”大女儿心里明镜似的——爸爸是不会那样做的。在原单位换换工种总算不过分吧！老鲍常年与企业打交道，办这点事易如反掌。但是业务往来的关系怎么能成为办私事的桥梁呢？1987年12月，老鲍的大女儿因患癌症，青春花朵刚刚开放就过早谢世了。在临终前，女儿呼唤着老鲍：“爸爸……我太累了……我还能到银行工作吗？”可是，老鲍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到医院看上女儿一眼，没听到女儿最后的呼唤。“女儿，我对不起你……”每当老鲍捧起大女儿的遗照，就有一种痛楚拍击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有时，看着看着热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没想到此事竟成为自己的终生遗憾。

二女儿在读中学的时候，曾梦想毕业后到银行工作。但老鲍鼓励她：你现在赶上好时候了，要自强不息走自己的路。二女儿遵照爸爸的教导，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但从大学毕业了业，而且还读完了3年硕士研究生，分配在长春地

质学院当讲师。

儿子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技工学校毕了业，分配在水电六局当工人。老鲍就这么一个儿子。水电六局离家遥远，儿子想调回爸爸身边工作。老鲍激励他：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造就人，是金子在哪都闪光。直到如今，儿子仍在水电六局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老鲍的三个子女没有一个是从他这座行长的“桥”上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的。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怪现象。我们中间这样的桥许许多多，是否都似老鲍这般只让社会主义事业的快车载着党的形象在这上面通过？



当代社会人人鄙视的丑恶现象，就是权力与私欲的交换。这种现象污染着社会的清新空气。今天我给你开后门，明天你给我开绿灯，许许多多“钱串子”征服了一些“印把子”。

银行是集中权、钱于一身的精灵。实行行长负责制以来，老鲍手里握着3.5亿元的信贷资金的收放决策权。企业支取万元以上的现金，银行内部200万元的费用支出都由老鲍来批。发放贷款的营业单位多达49个。然而，老鲍硬是河边洗手不湿鞋，金钱面前不动心。工作实打实凿，一步一个脚印。对营业单位一不批条子，二不打电话；从不搞人情贷款，更不为亲友开后门。

1984年，全县掀起了“养花热”，一位退休的老领导（曾是老鲍的顶头上司）找到老鲍，让他给通融5万元资金倒卖花木苗，他对老鲍说：“事成后先给你3500元的提成费，挣着了再给你可观的好处费。”老鲍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搓揉着哈哈一笑：“这倒是一笔不少的收入，顶上我一

年工资加奖金的总和了。只要签个字钱就能到手，而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不是？”老领导不解其意，竟高兴得连连拱手，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他伸手拿出笔来让老鲍批条子签字。老鲍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严肃地说：“这事可不容我呵！我在银行干部会上讲过，任何人不准以贷谋私。何况对个人贷款不能超出1万元，还得到营业单位办手续，我这样做不是伸着脖子让人打吗？”老鲍越说越气壮：“再说这笔款不是用于发展生产，而是搞倒卖不符合贷款政策。提成别说3500元，就是再多我也不能这么办！”这位老领导闹了个大红脸，气呼呼地摔门走了。从此，他和老鲍断了交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各种“细菌”无不想从这里打开缺口，再通过家属的根须无边的蔓延……1985年秋天，老鲍大女儿的公爹从本溪市来到凤城，找到亲家老鲍要求贷款9万元，想从凤城购买西服料运到河南省倒卖，说这次生意至少能挣3万元，三一三十一算老鲍一个股。老鲍落难时，这亲家曾给他很多救济，老鲍对他有说不尽的感激，谢不完的恩情。老鲍生命之船扬帆远航，也有这位亲家为其拉纤跋涉的足迹。如果换成人情大于党性的人，别说贷款9万元，就是再多也可放行。然而，老鲍总是老鲍。信贷资金是国家的财产，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希望，行长的权力就是管好这些钱，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出能量，决不能只照亮自己这一方天地。老鲍反复向亲家解释信贷政策，亲家越听越扫兴，越听越不是滋味……老鲍让老伴炒几个菜，想和亲家喝盅酒叙叙旧情，可亲家说啥也不谈了，推开老鲍说：“我真没想到你脸比包公还黑，简直是六亲不认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老鲍作为高级经济师，可谓是银行的专家了。特别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样的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对老鲍来说，从名目众多的评估费、顾问费、协作费、代办费、奖励费中，一年弄个万八千元轻而易举，并且合情合理合法。然而，老鲍从不想沾半点腥味。他每次遇到这样的事都要和上级行的文件对对号，对不上号的分文不取；对上号的收来做为全行职工的福利费用。对于他来说只有这样心里才坦然，59岁的生命才有意义。

老鲍是一个普通的县支行的行长，他做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事，普通得象生活中的涓涓细流，经过无数的朝朝暮暮才汇入江河。这便是老鲍的歌。这歌弥漫着生活的气息，点燃了人们的心灵之火，这火光将照亮人们前方的路……

扬起改革的风帆

——省市优秀改革者姜桂林剪影

1988年初夏，黎明的曙光冲破晨雾。我站在鸭绿江畔，望着碧波粼粼的江水和一只只出航的风帆，心潮起伏……我想，在改革的潮流中也有无数只风帆，作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丹东市农业银行就是其中的一只。你看她乘风破浪从3月以来，先后被省政府和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行长姜桂林被省市政府授于优秀改革者称号……

迎接改革大潮的洗礼

1986年8月，改革大潮一浪高一浪拍打着社会每个角落，震荡着经济的各个部门。此时，丹东市已跨进全国12个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行列。作为全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主体工程之一的丹东市农业银行首当其冲。行长姜桂林勇敢地投入改革的大潮中去。他是1985年底主持农行工作的。这位搞了20多年金融工作的中年经济师，面对改革大潮开始沉思……“金融体制改革从哪开头，农业银行改革的步子如何迈？外地没有成型的经验，自己又是刚刚主持工作。全

系统 4000 多名干部职工，正眼巴巴地瞅着自己……”

夜间的秋风，从门缝中钻进来，扑在身上凉飕飕的。姜桂林仍然伏在家中的书桌上，陷入深思：“农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经营着特殊商品——货币资金。但是，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90%的人员和业务在县（区）支行和基层营业所，而被统得最死的恰恰是基层营业所，搞活基层营业所是搞活农业银行的关键。因此，农业银行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放开搞活基层县（区）支行和营业所。改变全系统都吃总行大锅饭的体制。”想到这里，姜桂林霍地站起来，把烟头扔到地下，用脚尖慢慢地搓揉着……他感到眼前出现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出路——首先改革经营管理体制。

姜桂林想到了点子上。过去的金融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全系统统收统支县（区）支行没有经营自主权，资金靠供给，基层营业所不单独核算，成为执行上级行的工具。1986年全市有 12 个营业所亏损 70 万元。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色，晨曦映照着姜桂林，农行改革的初步设想在他脑海中荡漾……

奔驰在改革的大道上

1987 年 5 月的一天，一辆丹东的“黄海”大客车，满载着旅客向大连方向奔驰。姜桂林和伴同他一块参加会议的几名科长闲谈着。他说：“这次省行在大连召开会议，要我们汇报农行改革试点情况，这可是检验我们改革成果的极好机会。”说着，便从市行体改办主任韩文全手中接过汇报提纲认真地看着：根据总省行确定的逐步实行分层次经营的要

求，确立了市、县（区）支行、营业所三级经营，三级核算体制。同时，实行分层次经营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放了资金管理权；搞活基层所社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下放了财务管理权；改革了劳动工资管理，下放了人事管理权；改革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设；扩大服务领域，增设网点开拓了新业务；改革和完善信用社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开搞活信用社……。他一边看一边笑着：“我们也不能太自信，改革对我们来说是走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方向对头没说的，难道沿途就没有河流、断桥？”不过，在一次县（区）行长会议上，他却受到了鼓舞。在会上姜桂林首先提出了改革经营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实行三级经营，三级核算办法。他说：“营业所是农行的前哨阵地，不搞核算基层就没有权；基本核算单位应放在县（区）支行，因为它是中轴。”他的一番话象一股新鲜空气，使与会同志心胸豁然开朗起来，一位县行行长亮着嗓门站了起来：“过去我们被捆着手脚干，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一子我可有奔头了，干不好就要割自己身上的肉了。”没等他说完，其它各县（区）行长也活跃起来，各抒己见。针对讨论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办公室主任郭荫才提出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分层次经营中，市行、县（区）支行、营业所间的关系；实行行长负责制后，行长与党委的关系；银行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银行与信用社的关系。这一番话使姜桂林受到了启示。他在会上集中了大家的议论，重点阐述了几个关系问题，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大家的意见和情绪，又使他坚定了信心：“我们改革的步子就从这里迈出去！”

从此，改革的日历在全市农行又翻开了新一页。不久，